

第二十回 金千里苦哀哀招生魂 王翠翹喜孜孜完宿願

詞曰：

生負明山，願與明山完死案。死案纔完，早已前愆斷。再世重歡，又要從算。天心幻，禍兮福倚，做出教人看。

右調《點絳脣》

不說翠翹隨覺緣在雲水庵中棲泊，且說金重同父到遼陽，收拾了叔子的喪事，並店中本錢，耽耽擱擱，三四個月方得起身回京。祇是夜夢顛倒，神思不寧，金生疑是相思攪得他心亂。得整歸鞭，恨不得夜以繼日打點回來，與翠翹痛說相思，細訴離情。千樣打疊，萬般算帳，趕到京中把事託與父親，即到攬翠園中來訪翠翹。

此時翠翹已去四月，王家亦搬往別處。金重尋舊跡窺睇，絕無一人，心中甚是著疑，乃問鄰人。鄰人將王家被事，翠翹賣身，細說一遍。金重驚得目瞪口呆，魂出魄消，半信半疑，顧不得形跡，怕不得是非，竟跟尋到王家。見矮牆小屋，殊非昔日規模。耐不住叫道：「王兄在家麼？」王觀走出，見是金重，忙答道：「千里哥哥，幾時回來的？請到裏邊坐。」金重隨入客舍，二人禮畢坐下。金重正欲開言，王觀向內裏道：「金家哥哥遼陽回來了，快烹茶。」裏邊聽了這句話，好象死了人的一般，沒頭沒腦一齊哭將出來。金生不知就里，上前忙問所以。王員外、王夫人道：「金家哥，我女兒命薄，遭老夫之難，賣身救父，不能完君姻婭。臨行再三囑託，叫我以妹氏代償盟約。我女兒說得好苦也。他道今生不能與你諧連理，願到來生續此盟。」言罷，放聲痛哭。金重起初還怕王員外夫婦不知，如今說明，你看他捶胸跌腳，撞頭磕腦，就地打滾。叫一聲妻，怨一聲命。越勸越哭，越哭越悲，直哭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昇天，三界混沌，四海風煙，五行顛倒，六甲不全，七星南掛，八卦倒懸，九野擾攘，十方迍遭。先前王家哭得凶，到後來看得金重傷心痛骨，口吐鮮血，死去移時，甦而復哭。王員外祇得收了眼淚，倒去勸慰他道：「木已成舟，哭亦無益。賢婿那時不去便好，如今雖決江河為淚，徒自傷耳。」金重咬牙道：「難道我妻流落他鄉，我就罷了！我明日便差人往臨清去訪問，若有下落，雖破家蕩產，也須教缺月重圓。二令媛高義，非不甚願，但不忍負了大令媛一段熱心。」王夫人以翠翹留下的別詩、別書等物件付與金重，金重每讀一句，嗚咽一聲。滿室之人觀之，莫不淚下。王員外留晚飯，金重不能下咽，更深回家，次日出偏宅一所，接王氏家眷移入居住。令王員外作書一封，打發能事蒼頭，到臨清訪問翠翹消息。

去月餘。回道並沒有個馬監生。金重號哭不止，飲食俱廢。其父恐其過憂成病，勉強替翠雲納采，擇日成姻。雖男才女貌，極其相得，而一言及翠翹，則涕泗交橫，嗚咽不能忍。

其歲同王觀俱得為附學生，王觀念終事之德，往謝拜之。終事願妻以女，以成兩家之好。是年以遺才科舉，金重中春秋魁，王觀亦得登榜。二人親往臨清探訪，並沒消息，悶悶不已。

越三科，金重舉進士，選河南綠衣縣守。未之任，丁父憂。服闋，補山東臨淄縣令，挈家眷到任。事暇，與夫人談起罹難舊事。夫人道：「連夜夢見姐氏，莫非此處覓得個音信！」金重頓悟道：「夫人不言，我幾錯矣。臨淄，臨清，祇爭一字之別，安知非失記之誤也。我明日祇做一件沒頭公事，查問書吏，看是何如。」夫人道：「老爺之言是也。」

次日金重昇堂，吩咐皂快，拿十三年前馬監生在北京討王翠翹一千人犯，限三日要人。皂快拿了這張牌，沒些把柄，又不敢去問，祇得領牌回家，與二三夥子裏商議道：「這個惑突的官府，沒根沒絆，發下恁一張牌，教我們到那裏去拿人。又祇限得三日，列位大哥有甚主意，指教指教，待我大大做個東道相謝。」一人道：「十三年前事，我們後輩哪裏曉得。若要知道這樣陳年事績，則除去問那都總管。」皂快道：「都總管是誰？」那人道：「就是都來得。都總管在衙門中多年，那件那色瞞得他。他若回道不曉得，再沒有人曉得了。」皂快大喜，即忙去見都總管。

都總管此時已出了衙門，在自家門前替孫子們玩耍。皂快叫道：「都老爹在此玩耍，晚輩有一事相問。我聞得十三年前，甚麼馬監生娶了一個北京女子，叫甚麼王翠翹，怎麼起？他們講不明，算來老爹定知詳細，特求指教。」都總管點頭道：「是，他們也說不明白，我盡數曉得。說來話長，今日我不耐煩，明朝你來我說與你們聽，要哭的哭，笑的笑哩。」皂快滿心歡喜，拱手道：「我明日攜茶來聽講。」

別了都總管。兩個商議道：「這事能管不如能推，都老兒既曉得，我們明日早堂稟了老爺，推在他身上，其功在我，知不知在他，豈不是好商議。」

次日早堂，來稟金公。金公不待開言，便問這千人犯有著落了麼。皂快道：「人雖不曾捉獲得，音信卻是有人曉得的。」金公道：「甚麼人曉得其事？」皂快道：「這是十三年前事，小人們年幼，不知其詳。老爺衙門的舊役都來得，盡知其事，求老爺喚來一問便知。」金公批在快手手上道：「仰差即拘舊役都來得公幹。」快手飛走，去見都總管。都總管著了一驚，不知甚事。喫上一壺酒，來見金公。金公正坐堂等，都老兒進見，磕頭道：「都來得磕老爺頭。」金公道：「都來得，我要追究那馬監生娶北京女子事，道你曉得，從直說來。」都來得道：「原來老爺跟查這件事，小的盡情知道。那馬監生名叫馬不進，生平好酒貪花，不事家業，流落江湖。遇著一個鴛婆，名叫秀媽，也是姓馬，合得相投，便跟了秀媽做幫龜，替他當家，支撐門戶。出外依然作監生行徑，專一騙討良人婦女。假名娶妾，帶回接客，非止一人。十三年前到北京充作富翁闊佬，要討一女子為妾，其女名叫王翠翹，十分齊整，彈得好琴，唱得好曲。說因父被賊干連，賣身救父的。帶了回來，要他接客。那女子十分烈性，自刎一刀，弄得七死八活，被鄰里們也許了些銀子。那媽兒的造化，一日一夜救醒了，卻用下一個調虎離山計，挽出一個浪子，名喚楚卿，哄誘翠翹逃走。至中途拿住，此番捉回，那女子喫得好苦也。皮鞭豁了三百，棒槌打了一千。受刑不過，落了火坑。過了兩三年，嫁了一個東秀才，也享了年餘快樂。被那大娘宦氏，劈空拿回無錫，打作逃奴。熬煎不過，奔走他方，不知怎的嫁了個大王。兩年前，兵至臨淄，肢解了馬不進，活剝了楚卿，倒點天燈償報了秀媽，鴛鴦鞭酬答了宦氏，宦鷹、宦犬殺無赦，東家父子俱免死，姥姥、道姑俱有厚贈，薄幸、薄婆碎剝以死。果然是個有恩有義的女子。鄰里地方，老幼男女，一人不傷，屋宇墳墓，一樵不採。大吹大打，喫了三日酒，方領兵去了。以後事情不曉得。」金公聽了，啞口無言。半晌道：「如此依你說來，這馬監生等已受過報了。那女子隨著誰人，可曉得姓氏不？」都老兒道：「這事要問東生員，現在老爺馬足下開緞舖生理，叫來問他，便知端的。」

金公教拿個名帖，到東舖戶家去請東生員來見。東生員不知甚事，著了公服，來見金公。金公隨即賞了都老兒，便吩咐接入東生員後堂相見。禮畢坐下，金公道：「王翠翹與我有中表之親，因父難被匪類所賺。今有一差役都得知，細講他復仇雪恥，酬恩報德，業已明白。但他道事完領兵回去了，不知他所隨的是甚人。聞兄知其根源，特請過來相問。」東守道：「門生山妻之醜態，父師想已盡知，門生為山妻之累，在軍營耽擱獨久，乘閒細問軍人，道那主帥姓徐，名海，字明山，乃是越人。才雄文武，勇冠三軍。片席相逢，兩俠入彀，便揮金為令表妹贖身，移居馭土。一去三年，成了大寇。率雄兵十萬，娶令妹為夫人。大兵所至，無不全捷。目今駐兵閩、浙。聞督府屢屢招降不從，以夫人之勸，約束三軍，不淫人妻女，不殺戮老弱，不燒毀民房，不戕掘墳墓。東南半壁，俱受王夫人之德。其他不能盡知，不敢妄對。」金公聽完，唏吁淚落。

送出東生，回衙對岳父、母、妻子、妻舅細講一番。一個個心酸腸斷，一雙雙淚滴情傷。因在任上，不敢放聲痛哭，吞聲忍氣，幾乎不雨飛霜矣。金公思量欲棄官尋訪，想道干戈載道，殺人如麻，軍營嚴肅，怎麼插得身子進去。沒奈何，思思切切，念念想想。想之無極，與翠雲詠一回翠翹的別詩，彈一回翠翹的胡琴，焚一回翠翹的遺香。詩餘琴罷，香爇之時，覺翠翹隱隱而前，啾啾而語者。此其別時精神凝注，故見於物者如此。金生便忘記了春花秋節，耽擱了冬雪夏雲，咄咄書空，不病似病，好苦惱情懷也。但見：

撫弦兮忽聲欲絕，展卷兮淚濕幾斑。

舒毫兮欲就還停，啟口兮開言又咽。

一個青年進士，弄得不癡不癩，如夢如醉，不便飲食俱忘，連晨昏都不辨了。有白樂天詩為證。詩曰：

若不坐禪消妄想，也須痛飲發狂歌。

不然秋月春花夜，怎奈閒思往事何？

愁愁悶悶，度了三年，進京補福建南平縣尹。王觀登甲，選了揚州四府。二人商議道：「限期尚早，我聞錢塘賊勢已平，領了文憑且到浙江尋訪翠翹消息，又去還了天竺香願。」商議已定，領了資文，告過父母。父母大喜，一同起夫馬往南進發。來至張家灣，討了船，竟往浙江。

一路無詞，直抵杭州。租個大寓住下，細細訪問，方知大寇已死，翠翹功高不賞，賜與永順酋長，當夜三更，在錢塘江上投水身死。金重聽得此言，放聲大哭，一家無不哀號。即忙收拾祭禮，到錢塘江上，見江水滔滔，波濤滾滾，祇有望汪洋而灑淚，睹潮汐而驚心。盼望伊人，不知在何水一方矣。放聲痛哭，情殊不勝。因擺祭，臨江設位弔奠。欲作祭文，筆為哀阻。乃歌宋玉《招魂》辭以挽之。辭曰：

魂兮歸來，東方不可以託些。長人千仞，惟魂是索些。十日代出，流金鑠石些。彼皆習之，魂往少釋些。歸來歸來，不可以託些！

魂兮歸來，南方不可以止些。離題黑齒，得人肉以祀，以其骨為醢些。蝮蛇綦綦，封狐千里些。雄虺九首，往來條吞人，以益其心些。歸來歸來，不可以久淫些。

魂兮歸來，西方之害，流沙千里些。旋入雷淵，靡散而不可止些。幸而得脫，其外曠宇些。赤蟻若象，亥蜂若壺些。五穀不生，藜菅是食些。其上爛人，求水無所得些。徜徉無所倚，廣大無所極些。歸來歸來，恐自遭賊些。

魂兮歸來，北方不可以止些。增冰峨峨，飛雪千里些。歸來歸來，不可以久些。

魂兮歸來，君無上天些。虎豹九關，啄害下人些。一夫九首，拔木九千些。豺狼以目，往來侏侏些。懸人以嬉，投之深淵些。致命於帝，然後得瞑些。歸來歸來，往恐危身些。

魂兮歸來，君無下物幽都些。土伯九約，其角鬻鬻，敦胸血拇，逐人駉駉些。參目虎首，其人若牛些，此皆甘人。歸來歸來，恐目遭災些。

魂兮歸來，入修門些。工祝招君，背先行些。秦篝齊縷，鄭綿絡些。招具該備，永嘯呼些。娛酒不廢，沈日夜些。蘭膏明燭，華燈錯些。結撰至愚，蘭芳假些。人有所極，同心賦些。耐飲盡歡，樂先故些。魂兮歸來，反故居些。

招罷，放聲痛哭，舉家哀號，慘切振地。金重、王觀與一家人，正哭到凄慘之處，忽見一尼僧走到祭筵上，將設立的牌位一看，見上寫著翠翹名字，因大笑道：「王翠翹與你們是甚麼眷屬，這等哭他？卻哭差了也。」大家聽了，各各驚訝。金重忙說道：「翠翹是我妻。」王觀忙說道：「翠翹是我姐。」王員外忙說道：「翠翹是我女，他已投江死了，我們至親哭他，為何差了？」那尼僧又笑道：「翠翹雖果已投江，卻有人救了，不曾死。你們哭他，豈不差了？」眾人聽了，又驚又喜，俱圍著尼僧問道：「老師父此語真麼，莫非取笑？」那尼僧道：「出家人怎敢打誑語。」金重道：「若果未死，卻在哪裏？」那尼僧道：「現在前面雲水庵中。」大家聽見尼僧說的確然，歡喜不盡，都深深向尼僧作禮道：「萬望老師父指引我們去一見，恩不敢忘。」尼僧道：「不獨你們要見他，他也指望見你們久矣，就同去不妨。」因舉步前行道：「要見翠翹的，跟我來。」大家聽見，喜得心花都開。也不坐轎乘馬，男男女女，僕妾跟隨，簇擁著步行。

幸喜不遠，沿著江灘，繞過一帶蘆叢，便望見庵了。又行了箭餘路，方到庵前。尼僧先走進去，眾人也不遜讓，竟一哄擁入庵堂，是真是假尚鶻鶻突突。祇見尼僧向內叫一聲：「濯泉妹，你情緣到了。一家眷屬，俱在此間，快出來相會。」

叫聲未絕，翠翹早道冠道服從庵內走出來。看見父母弟妹並金重，俱衣冠濟楚，立滿庵堂，不禁喜極悲生。也不行禮，早奔幾步，撲入王員外、王夫人懷裏，放聲大哭。道：「你不孝女受得好苦也！祇道今生今世再不得看見父母，誰知又有今日！」王員外與王夫人抱定道：「我那受苦的兒，祇道你為父母受魔折死了，不料天不負你，還留得你的性命，祇是苦了你了。」王觀、翠雲都趕近前扯手捉臂，呼喚姐姐。金重不便上前，祇喜得眉歡眼笑，朝天拜謝。又對佛前拜謝。大家哭定了，翠翹方立起身來，拜見父母，又拜謝金重。拜完金重，又是翠雲同王觀並終氏拜見翠翹。

大家拜畢，方坐下細說前情。說到苦處，大家又悲痛一回；說到傷心處，大家又痛恨一回；說到報冤處，大家又快暢一回。王員外道：「這都曉得了，祇是聞你投在錢塘江中死了，那江中風濤洶涌，卻是誰有些慈悲心，卻來救你？」翠翹道：「兒投江時，自分必死。難得覺緣道兄菩薩心腸，買了漁舟又將素絲結成細網，日夜在江中守候，方救了孩兒一命。」王員外聽了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你雖是我的女兒，卻為我死了。今日重生，則覺緣師父是你的父母了。」因望著覺緣倒身下拜。王夫人與金重、王觀、翠雲，見王員外下拜，也都拜倒。覺緣慌忙答拜道：「這皆是令媛忠孝的功行修成，故情緣輻輳，與貧尼何干。」大家拜完起立，覺緣因低聲說道：「此事行除為之。今僥幸成功，然須秘密。若督府聞之，便有許多不妙。」金重道：「老師父誠金玉之論，此地不可久居，須之

移入城，漸漸避開，方不被人看破。」王員外道：「有理有理。」就要叫轎將翠翹抬去。王夫人道：「且慢，他一身道裝，惹人猜疑。」因叫翠雲將帶來的衣服替他換了。翠翹推辭道：「女兒蒙覺緣道兄死裏得生，今得見親人一面，可謂萬幸。但女兒流離顛沛，雖得苟全，卻已是世外之人，祇好伴師兄在此修行足矣，那有顏面復臨閨闈。」覺緣道：「賢妹，你這話就說差了。你之扮道，不過從權，非我之比，怎伴得我了。況你情緣纒續，洪福正長，快快不要違天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兒不須多說，你便立地成佛，我也不放你了。」翠翹道：「女兒隨父母回去，豈不是好，但覺緣師兄恩義深重，如何捨得他去。」金重與王觀一齊說道：「這個不難，祇消連覺緣師父同接回去，另造庵供養，有何不可！」翠翹道：「如此方好。」就要邀覺緣同去。覺緣道：「多謝金爺、王爺美意，但今日回去不得，恐惹是非，貧尼明日到尊寓來就是了。」翠翹講明了，方歡歡喜喜換了衣服，隨著父母弟妹一同進城。正是：

骨在西兮肉在東，誰知一旦忽相逢。

今宵勝把銀缸照，猶恐相逢是夢中。

大家同到了寓所，金重與王觀就吩咐家人整治酒筵，為一家賀喜。酒完，就在內堂團坐而飲。飲夠多時，翠雲因對父母說道：「女兒有一事稟上父母。」王員外道：「你有何事，祇管說來。」翠雲道：「女兒想此處乃半路之間，與在家不同。況金郎與兄弟又各有官守父憑在身，不敢久留。又各有地方，東西異地，不能同往。有事須要早早料理，遲不得了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我兒你要料理何事？」翠雲道：「女兒之配金郎，原為姐姐賣身行孝，不能踐盟，故叫女兒續此姻緣。今幸姐姐死裏逃生，則前盟固在，今不早踐，更待何時？」王員外與王夫人一齊大喜，說道：「我兒此論甚有理，今即擇吉成親。」王觀道：「途路之中，也不必選擇。今日相逢，今夕便是良辰，就以此酒為姐夫、姐姐合盞，豈不美哉！」王員外道：「有理有理。」

金重聽了，滿心歡喜。因致謝道：「蒙岳父母大恩，賢妻、大舅高義，纔幸相逢，便殷殷及此，使小婿十三年之怨粉愁香，一旦盡消，真人生之大快也。」翠翹聽了忙說道：「舊盟雖有，但時移事遷，今非昔比，此話祇好付之流水，再休題矣。」金重聽了著急道：「賢妻此言大謬。所謂盟者，死生以之。今時事雖遷移，而此心如日月。今昔雖有異，此情無變更。今幸盤根利器，苦盡甘來，正天地鬼神之不負賢妻也。賢妻轉視為流水，此何意也？」

翠翹道：「非此之謂也。夫妻恩愛，誰不望受？但女子從人，必須貞節。回思妾之素志，若不願侍箕帚於良人，安肯踰越相從，以自失此身哉！然而失身者，擇婿也，雖失身而必不失節。苟合者，蓋欲保全貞節。方之月滿輪也，較之香正薰也，比之花含苞也，譬之玉無瑕也。始不為合盞之差，為郎所踐也。今不幸遭此百折千磨，花殘矣，月缺矣，玉碎矣，香銷矣，尚緬顏欲撩殘鬢，而為新人以配君子，君雖垂憐，不以好醜棄捐，妄獨不愧於心乎！為今日計，惟有長齋繡佛，慰父母之傷心耳。君子若不忘情，作世外交可也。倘有他言，實難從命。」金重道：「賢夫人此言愈大謬矣。大凡女子之貞節，有以不失身為貞節者，亦有以辱身為貞節者，蓋有常有變也。夫人之辱身，是遭變而行孝也。雖屈於污泥而不染。今日之逢，可謂花殘而又發矣，月缺而又圓矣，玉遭玷而不瑕，香愈焚而愈烈矣。較之古今貞女，不敢多讓。即以往事徵之，徐德言之破鏡未嘗不合，范少伯之西子久矣載歸。夫人今日又何嫌何疑，而忍視蕭郎如陌路耶？」

王員外、王夫人俱道：「賢婿之言有理，翹兒推辭不得。」王觀、翠雲又皆苦勸，翠翹聽了，沉吟半晌，方說道：「既金郎一片至誠，父母弟妹又萬分撮合，妾若苦苦推辭，則是昔日貞松且願牽蘿菟，今朝敗柳反不許牽攀。不獨旁人笑其矯情，即賤妾亦自哂其外錯矣。因細細思之，花燭之事，不敢有違，枕衾之薦，一一從命，以此完夫妻之宿願可也。至於巫山雲雨，妾已狼藉東西，若必作海棠新試，則是羞妾也，辱妾也，妾則謝以一死，決不從也。」金重大喜道：「既諧花燭，得共枕衾，予願足矣。此外何敢多求！」

王員外與夫人聽了，祇認做女兒的門面話。因說道：「你二人祇結了花燭，我老夫妻心事便完了。其餘閨閣之私，聽你們自去調停，我都不管。」因吩咐設立天地，重排花燭，鋪下紅氈，立逼他二人同拜。金重看見，早立起身來站在紅氈之上。翠雲就攙扶翠翹。翠翹便不推調，也立起身來，將眼一揉道：「不信我王翠翹歷盡艱辛，也有今日，莫非還是夢耶？」因與金重同拜天地。拜畢，大家擁入洞房，看他二人飲了合盞之卮，方纔退出。翠翹猶扯住翠雲不放。翠雲道：「妹子已久沾雨露，姐姐今纔合歡，又扯住妹子不放，豈以妹為妒婦耶？」翠翹方笑一笑，放了翠雲出來。

金重退侍妾，重剔銀燈，再將翠翹細視，祇見星眼朦朧，紅葉映臉，不啻煙籠芍藥，雨潤桃花，宛然如昔。因為輕鬆繡帶，悄悄解羅襦，相偎相倚，攜入鴛幃。還指望撫摩到情濃之際，漸作貪想。誰知翠翹恩則如膠，愛則如漆，情則如水。祇言及交歡，便正色拒絕道：「妾此身殘敗，應死久矣。以郎愛我出妾格外，故含羞忍辱以相從。若不及於褻狎，使妾忘情，尚可略施顏面以對君子；若必以妾受辱者辱妾，以妾蒙羞者羞妾，則是出妾之醜也，則妾惟有骨化形消，委精誠於草露，再不敢復調脂膩粉，以待巾櫛矣。妾言盡於此，乞郎憐而保全之，則妾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也。」

金重道：「夫人勵名節，誠足起敬。但思至私者，莫如夫妻。閨閣之私，猶有甚於此者？何夫人偏於至私者，而轉立至公之論？」翠翹道：「至私者雖妻夫，而你知我知，則至公者，又夫妻也，妾公而不欲私者，非為他人，即為郎也，即為妾之心也。使妾有私而郎隱之，不獨妾愧郎，而郎亦愧妾矣。倘邀郎愛，便妾既私而尚有不私者在，則白璧雖碎而猶可瓦全也。且妾受辱之貞，惟此一線。倘郎必並此一線而污滅之，是郎非愛妾也，是仇妾也，妾又何感於郎哉！倘日歡無所寄，嗣無可求，自有妾妹相承，何必以再生之薄命妾為有無哉！」金重聽了，不勝驚訝道：「原來夫人非女子也，竟是聖賢豪傑中人。我金重一雙明眼，自以為知夫人矣。今日方知知夫人不盡矣，夫人既以千古烈婦自得，我金重再以眼前兒女相犯，狗彘不如矣。」翠翹聽了，忙坐起身來，重衣上衣服，向金重深深下拜道：「謝知己矣。」金重急披衣跳下床來，抱住道：「夫人何鄭重如此？」二人講得投機，又喚侍兒再燒銀燭，重倒金樽，相偎而飲。正是：

並頭便道合歡枝，不道花心色更奇。

不是兩人親折證，誰知恩愛有如斯。

二人歡飲入情，金重因說道：「記與夫人相見時胡琴一曲，至今餘音在耳。後與夫人相失，唯什襲胡琴為言，念夫人之證。今夫人重會，此琴亦故人也。」因叫侍兒取出，奉與翠翹。翠翹看了，因歎息道：「昔劉崑、祖遜聞雞起舞，曰此非惡聲也。妾平生耽此，不知為此所誤。今日明燭之下，再見君子，始知此琴非美聲也。然悔已遲。但今日相逢，自是故人，當為君一彈而罷。」因輕移玉軀，微撥冰弦，信手成音，隨心作曲。初嘈嘈，漸踏踏。轉一調，忽爾溶溶，細裊裊，軟纖纖。蹙半弦，愈驚歷歷。和如春暖，香似花開，清若月明，嬌如燕舞。聽一聽耳聰，思一思心醉，想一想魂消，聞一聞神蕩。金重聽到快心處，不覺大聲讚美道：「昔聞之淒淒，今聞之洋洋，夫人殆苦盡甘來矣。」

翠翹彈罷，因斂衽而言曰「君有官守，妾有閨箴，從此以後不可復問矣。」金重道：「技妙至此，何能忘情？」翠翹道：「郎不忘情，郎之情呢於此也。妾請再展別技，以移君情，不識可乎？」金重大喜道：「尤所願也。」翠翹因擲去胡琴，命侍兒取出筆硯花箋，信筆題詩十首道：

其一：

憶昔見君子，不復知有生。
始知兒女性，即是兒女情。

其二：

見郎百事肯，祇不共郎衾。
恐將容悅意，蕩蕩入於淫。

其三：

一身既許君，如何又改調？
奈何生不辰，倉皇奪於孝。

其四：

賣身為救親，親救身自棄。
若更死此身，知節不知義。

其五：

時時顛沛亡，處處流離碎。
死得沒聲名，死又何足貴！

其六：

風塵閱人多，胡以悅強暴？
若不暫相從，深仇何以報？

其七：

勸降者正道，殺降者不仁。
妾自行正道，何心知誤人？

其八：

殺之非妾心，其死實由妾。
所以錢塘江，一死盡於節。

其九：

自甘薄命人，填還斷腸債。
多愁佛慈悲，又留此身在。

其十：

今日重見郎，不復知有死。
願君早定情，慎終如慎始。

翠翹題完，送與金重道：「此妾情也，願移君情以就我何如？」金重細細覽完，不勝欣羨道：「夫人此情，真情也，至情也，貞烈之情也。我金重得能消受，已極人生之福矣。至於褻狎之情，不敢又自墮落，以累夫人。夫人但請忘情可也。」翠翹大喜道：「得郎相念，妾終身有託矣。」因復擁入繡幃，這一夜千般恩愛，百種歡娛，祇不言雲雨之事。正是：

君子夫妻了宿緣，不將雲雨污高天。

枕衾雖抱兩無愧，如此風流始可傳。

金重與翠翹講明以心事，彼此歡然。次日起來，同拜見父母。金重就與翠雲說知此事。翠雲又對父母說了。大家驚訝讚羨，歡喜不盡。翠翹因記掛著覺緣，與金重說了，即叫差人用轎子去接。差人去了來回復道：「庵門大開，庵中一空，覺緣師父影也不見。惟佛前香爐下壓著個有字的柬帖兒，祇得取了來回復老爺。」金重忙接了與眾人同看，祇見上寫著：

鴛鴦自古當成對，野鶴從來不可群。

若問天高何處去，廬山頂上伴孤雲。

大家看了。不勝歎息道：「願來覺緣是個高人，祇恨昨日匆忙中不曾酬謝得他。」悵快不已。

自此以後，一家骨肉歡聚，又在西湖遊賞半月。金重與王觀因憑限緊急，不敢久留，遂告知父母，商量上任。金重與翠翹、翠雲往福建南平上任，王觀同終氏回揚州上任。王員外與王夫人因纔見翠翹，捨不得又遠遠分離，兩個老人家直送到福建任上。住了一年有餘，方回到揚州任上，與兒子同住。

過了三年，因金重與王觀二人俱做官清正，金重行取進京，陞了御史。王觀轉了部屬，又陞湖廣副使。王觀因親年老，不忍遠離，遂告了致任，在家供養父母。王員外與王夫人，直享福將近八十，方纔謝世。後來翠雲、終氏俱各生一子，足繼書香。金重一夫二妻，如英、皇一般，祇論姐妹，不分大小，鼓鐘琴瑟。曲盡室家，鼓樂以諧老。故流風餘韻，直傳至今不朽。